



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益贫”还是“溢富”？

——基于精准扶贫和收入分配效应视角



郭君平 助理研究员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
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2016. 12. 10

主要汇报内容



研究背景和创新点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实证结果及分析



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研究背景和创新点

(一) 研究背景

作为以农村社区为扶贫单元、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重要减贫方式之一，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已在我国实践了十余年，主要瞄准列入有关部门外资项目引进计划、中央或地方政府“整村推进”计划和国家机关单位对口帮扶计划的贫困村，以实现农村纯公共产品或混合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为目标载体，通过整体改善贫困社区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贫困社区和贫困农户的发展能力来减缓贫困。与传统的救济式扶贫截然不同，此减贫方式在增强贫困村民的生存、生产和发展能力；创造就业、创业机会，多渠道促农增收；提供基本社会服务，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消除农户“没有权力、脆弱性、无发言权和恐惧感”等“隐形贫困”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已有相关文献非常有限，且并未分析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其瞄准精度如何？“益贫”程度怎样？是否存在“溢出效应”和“漏出效应”？对不同农户群体的主要生计活动各有何影响？等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均亟待研究。

（二）创新点或边际贡献

第一，分析视角和选题新颖。一般而言，扶贫所要求的瞄准精度越高，相应的扶贫成本（包括管理成本、信息成本、调查成本和设计成本）越大。在现行精准扶贫战略和既定瞄准收益（含经济收益、社会收益及政治收益）下，因时制宜考虑何种能较好平衡扶贫精度、瞄准收益和扶贫成本的减贫方式甚为重要。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以村级区域及其人口为瞄准单元，是我国扶贫瞄准方式从普遍化瞄准、特困连片区瞄准到县级区域瞄准之后的历史变迁结果。有鉴于此，当前基于收入分配效应视角研究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的扶贫精度（或亲贫状况）恰逢其时且关切现实。

第二，研究方法新。将近年常用的双重差分模型与分位数回归法结合使用以估计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的“分位数处理效应”，这与国际经济与金融学界的流行方法——获取“平均处理效应”相比有较大进步。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 研究方法

国内外专家、学者常采用平均处理效应来研究某项公共政策或项目对产出变量的平均影响。但在现实中，有时某公共政策或项目的平均影响并非人们关心的全部内容，政策制定者往往更关心某公共政策或项目对群体整个分布在不同分位点上的异质性影响，即分位数处理效应（QTE）。QTE属于异质性的处理效应，在公共政策或项目评价中，它和平均处理效应一样，日益受到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

本文“双重差分-分位数回归”的基准模型设定为如下形式：

$$Q_{\tau}[Y|X] = \alpha_{0\tau} + \alpha_{1\tau}P + \alpha_{2\tau}T + \gamma_{\tau}P*T + \sum_{k=1}^K \delta_{k,\tau}Z + \varepsilon_{\tau}, \quad 0 < \tau < 1$$

式中 $Q_{\tau}[Y|X]$ 为因变量，表示农户在分位数上的人均纯收入及其种植业收入、养殖业收入、本地务工收入四种； Z 为包括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规模、家庭抚养比、人均耕地面积、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以及农户是否兼业等在内的控制变量。

（二）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依托亚洲开发银行贵州纳雍社区综合扶贫示范项目，以当地两个极贫村1999年、2003年和2011年的追踪调查户为分析样本（累计垮时12年）。

在项目开始前（1999年），处理组（千秋村）和对照组（确窝河村）农户人均收入水平大致相当。其中，处理组根据农民的需求安排了全面的基础设施（包括饮水、灌溉、社区道路、供电、泥石流治理等基础设施及维护管理）项目、社区发展基金、农户和社区综合能力建设；对照组未开展任何扶贫项目。

1999-2003年，是项目启动实施期；2003-2011年，为项目后续观测期。剔除部分无效和略有缺陷的问卷后，最终得到1019份高质量问卷。经检验，问卷量表的信度优良（所有变量的Cronbach' α 系数均超过0.86）且内容效度、建构效度均较高。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为全面刻画、分析不同阶段不同农户收入水平下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的净收入效应，本文基于1999-2003年和2003-2011年两期样本数据，先将农户收入水平分成9个分位数（ $\tau = 0.1-0.9$ ），其中分位数0.1、0.2-0.4、0.5、0.6-0.7、0.8-0.9分别对应农户极低收入组、中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中高收入组和极高收入组，然后采用近似于自然实验的双重差分-分位数回归进行估计，并同时运用只依赖给定观测信息而无需其他假设或增加新观测的自助抽样法（400次重复抽样）求得标准误，以削弱双重差分-分位数回归模型误差项的未知干扰，增强估计、推断效能。

在分位数回归结果中，分位数由小至大表示农户收入水平由低向高演变，通过对比各自变量的系数变化可观察到各因素对农户收入的贡献如何随着农户收入水平的提升而发生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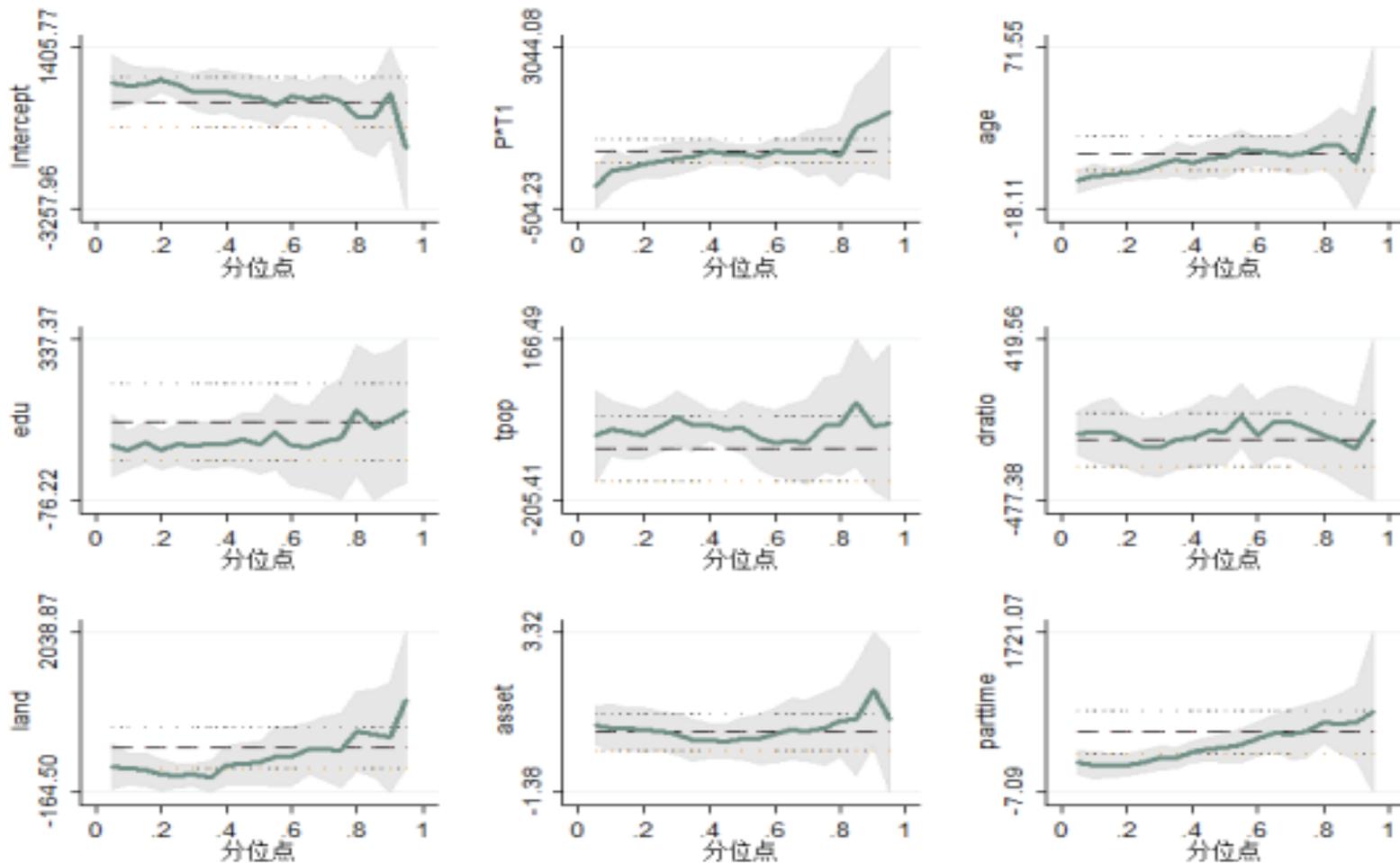


图1 启动实施期自变量的分位数回归系数及bootstrap 置信区间

表4 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启动实施期”农户收入双重差分-分位数回归结果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P	89.39(87.01)	3.29(97.04)	69.15(99.88)	78.27(102.20)	40.73(110.70)	-64.48(125.55)	26.70(149.31)	11.45(218.10)	465.67(320.44)
T1	90.32(99.25)	31.16(97.89)	99.48(100.30)	149.09(107.86)	218.83(138.77)	97.21(160.91)	51.44(181.09)	304.38(214.67)	578.56**(285.00)
P*T1	245.10 (209.83)	455.99** (202.13)	506.55** (218.17)	624.14*** (197.27)	555.03*** (190.82)	749.78*** (223.05)	663.87** (280.92)	500.50 (437.50)	907.77 (631.17)
age	1.56(3.74)	2.03(3.95)	4.43(4.72)	6.29(5.22)	7.12(5.70)	10.54*(5.42)	11.92*(6.09)	14.36*(8.02)	19.98(12.36)
edu	75.61**(32.32)	55.63(34.93)	39.56(44.55)	48.30(48.09)	62.13(54.35)	57.08(64.41)	86.35(83.16)	161.46(100.09)	160.77(110.76)
tpop	-40.71(40.12)	-56.81(43.23)	-23.04(42.64)	-12.68(37.54)	-25.74(38.92)	-55.48(48.94)	-73.74(58.98)	-63.59(70.38)	-87.72(83.78)
dratio	-79.02(68.52)	-136.30*(75.42)	-227.84*** (82.22)	-118.28(93.71)	-127.99(102.21)	-71.44(103.93)	-47.02(112.71)	-140.90(124.59)	-217.29(159.03)
Land	167.78(117.85)	67.77(113.25)	32.32(124.57)	135.15(174.32)	204.17(210.76)	303.32(232.84)	449.42*(255.06)	559.24*(320.83)	934.94**(392.15)
asset	0.51*(0.31)	0.43(0.28)	0.24(0.24)	0.18(0.25)	0.09(0.31)	0.29(0.41)	0.47(0.54)	0.58(0.68)	0.63(0.95)
parttime	302.67*** (83.67)	289.12*** (86.16)	344.34*** (95.21)	372.41*** (100.97)	430.67*** (109.78)	478.72*** (128.02)	606.61*** (130.89)	604.19*** (144.28)	737.23*** (195.43)
常数项	92.68(333.07)	447.99(320.87)	377.87(336.43)	115.98(363.73)	104.74(380.51)	96.03(371.73)	-65.48(439.92)	-267.63(583.48)	-609.98(771.86)

（一）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的收入分配“即期效应”

从图1和表4中可知，在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启动实施期”：当农户收入处于极低水平时（ $\tau = 0.1$ ），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对农户收入的贡献不显著，这表明极贫农户未能从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中受益，其原因可能是这部分农户多数是“鳏寡孤独残”家庭，缺乏劳动力，须通过其他保障型扶贫方式来“托底”；当农户收入处于中低水平时（ $\tau = 0.2-0.4$ ），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对农户收入的贡献较大且显著；当农户收入水平处于中等水平时（ $\tau = 0.5$ ），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的贡献有所降低且极显著；当农户收入水平处于中高水平时（ $\tau = 0.6、0.7$ ），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的贡献虽有波动，但仍远大于之前且显著；当农户收入水平处于极高水平时（ $\tau = 0.8、0.9$ ），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对农户收入无显著影响。换言之，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即期“不益极贫户，益轻度贫困户；不溢极富户，溢中、小富户”。可见，此扶贫开发方式包容性较强，可惠及绝大多数农户，同时略有“漏出效应”和“溢出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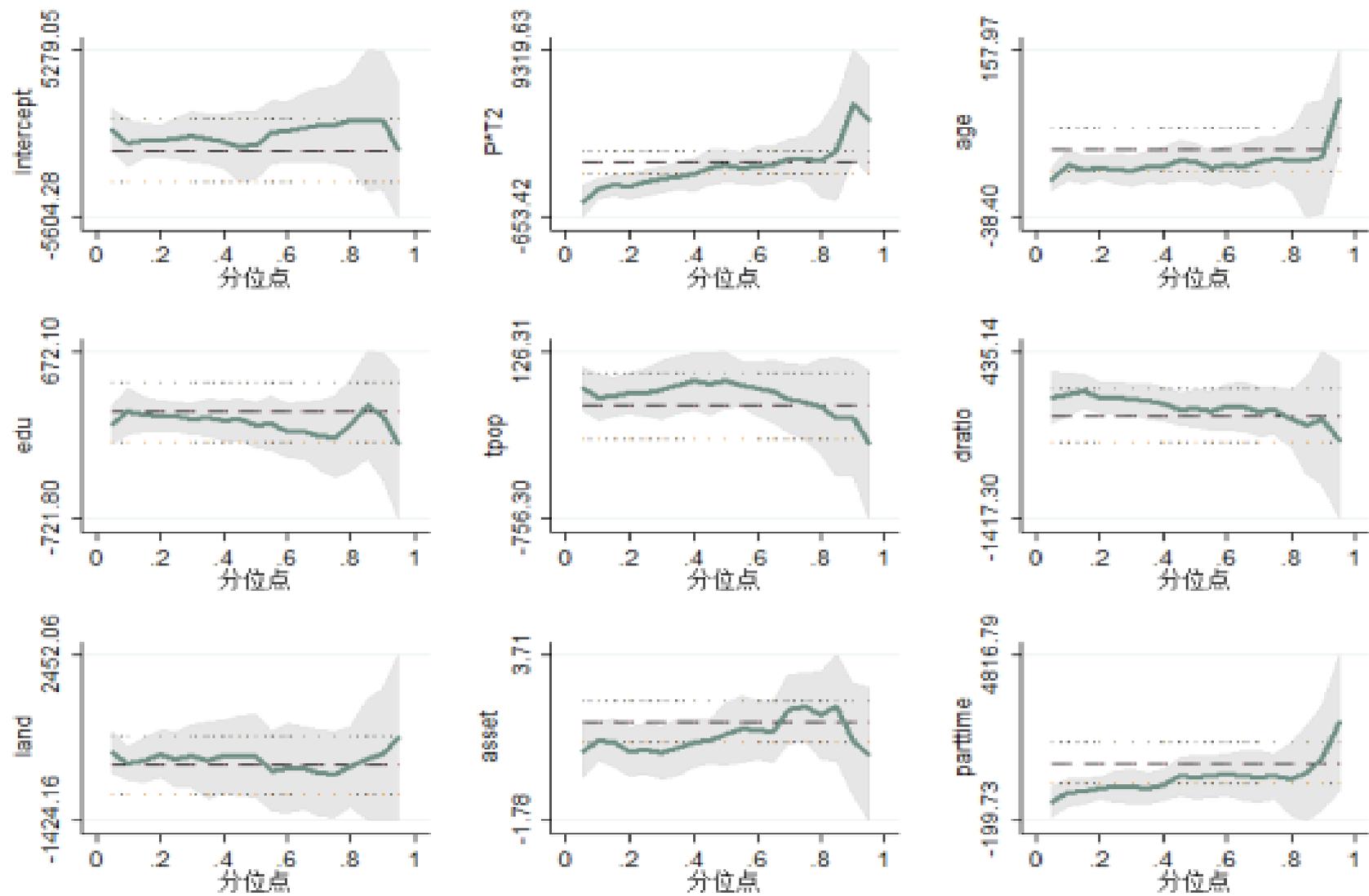


图2 后续观测期自变量的分位数回归系数及bootstrap 置信区间

表5 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后续观测期”农户收入双重差分-分位数回归结果

分位数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P	285.14 (214.45)	338.36 (198.66)	460.90** (200.13)	489.27** (182.98)	639.26*** (227.46)	769.73*** (272.69)	765.93** (345.70)	819.76** (386.40)	1337.00** (546.96)
T2	541.41** (231.92)	406.86* (202.31)	366.61 (227.48)	499.54** (234.82)	645.42** (258.83)	839.17*** (294.63)	880.78** (360.84)	1033.51** (520.60)	1643.45* (896.63)
P*T2	360.33 (519.16)	538.54 (482.48)	953.45* (530.19)	1166.81** (559.38)	1484.58** (589.23)	1586.99** (751.10)	1673.19* (1103.55)	1357.43 (1707.03)	2734.17 (2214.18)
age	7.82(9.69)	14.43*(7.59)	18.74**(7.58)	17.07**(8.06)	20.06**(7.83)	18.64**(9.20)	18.36*(11.77)	17.41(17.76)	50.75**(23.91)
edu	86.46(107.40)	129.22(75.86)	53.45(80.27)	24.26(88.42)	-36.43(105.53)	-20.73(126.19)	-57.98(146.74)	102.05(168.10)	42.41(183.29)
tpop	-97.05(59.60)	-60.51(57.64)	-49.02(62.88)	-65.63(67.88)	-76.12(68.57)	-87.72(67.21)	-87.11(72.71)	-163.81(101.76)	-146.47(158.05)
dratio	-17.00(106.30)	-54.56(93.60)	-146.74(90.60)	-174.69*(96.16)	-204.41*(98.70)	-157.22(114.38)	-172.61(145.99)	-179.41(198.48)	-134.41(266.45)
Land	150.20(236.03)	125.54(231.98)	4.31(269.35)	-23.60(329.83)	-351.58(362.80)	107.51(398.70)	89.84(458.74)	356.28(501.77)	780.63(751.57)
asset	0.47(0.36)	0.49(0.34)	0.39(0.47)	0.69(0.57)	1.26*(0.61)	1.14(0.70)	1.96**(0.77)	1.80*(0.91)	1.37(1.12)
parttime	328.31(207.96)	505.58** (226.54)	674.87*** (252.81)	827.00*** (265.11)	1014.41*** (255.79)	1056.93*** (261.24)	1089.58*** (306.27)	1307.67*** (451.72)	2183.94*** (681.41)
常数项	63.63(722.33)	-470.24(554.20)	-377.28(520.84)	-170.30(578.80)	-108.54(561.02)	-316.95(608.19)	-244.64(800.17)	-111.25(1252.84)	-2406.32 (1910.23)

（二）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的收入分配“时滞效应”

在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后续观测期”（图2和表5），当农户收入处于极低和较低水平时（ $\tau = 0.1、0.2$ ），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对农户收入的贡献均不存在时滞效应（统计上不显著），说明深度贫困户后期仍难以从此减贫方式中获益；

当农户收入处于较低、中等和中高水平时（ $\tau = 0.3-0.7$ ），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对农户收入的贡献在5%或10%统计水平显著且随着分位数的提升而增大，说明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对此部分农户的收入贡献具有显著时滞效应，在较大程度上兼具贫困瞄准精确性和发展成果共享性；

当农户收入水平处于极高水平时（ $\tau = 0.8、0.9$ ），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对农户收入的贡献都不显著。同即期类似，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在项目后期总体表现出“不益极贫”、“益轻贫”和“不溢极富”、“溢中小富”的特征。可见，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在此阶段仍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一定的“漏出效应”兼“溢出效应”。

表6 不同农户主要生计活动的双重差分-分位数回归结果

主要生计活动	自变量	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启动实施期”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人均种植业收入	P*T1	53.51(54.30)	131.27**(55.15)	80.08(61.65)	45.23(69.11)	20.22(78.85)	47.39(85.76)	50.01(86.67)	70.68(95.36)	171.33**(80.8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人均养殖业收入	P*T1	-82.46(61.06)	-112.04*(62.91)	-18.27(64.21)	14.18(59.74)	73.76(57.62)	57.51(56.26)	90.81*(47.33)	101.28*(51.66)	44.50(95.0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人均本地务工收入	P*T1	-47.04(56.88)	-35.27(79.70)	81.13(91.15)	108.87(98.39)	196.65*(109.03)	286.30**(142.45)	403.14*(238.01)	806.43**(410.45)	1357.33**(594.6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主要生计活动	自变量	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后续观测期”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人均种植业收入	P*T2	-69.54(107.67)	-137.27(83.75)	-164.07**(66.99)	-130.07**(62.07)	-185.24*** (63.03)	-184.35*** (64.09)	-179.40*** (67.52)	-171.75** (86.44)	-129.72(119.4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人均养殖业收入	P*T2	287.32**(113.98)	88.57(106.23)	10.74(98.40)	-77.39(93.88)	-113.31(112.74)	-176.95(145.68)	-226.29(186.91)	-269.01(205.00)	-567.22*** (198.7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人均本地务工收入	P*T2	-38.58(130.94)	-3.18(144.91)	57.71(176.19)	204.5(249.72)	275.68(414.25)	784.84(569.55)	1215.84(933.90)	1672.58(1334.11)	3258.96** (1265.2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三）拓展讨论：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与不同农户群体的生计活动

在启动实施期，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在农户人均种植业收入0.2和0.9分位的分位数回归中显著，其估计值分别为131.27、171.33，这表明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仅能促进处于较低或极高种植业收入组的农户扩大种植规模、增加种植业收入。

不仅如此，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在人均养殖业收入0.2、0.7、0.8分位的分位数回归中弱显著，其中在0.2分位其估计值为负，相反，在0.7和0.8分位其估计值均为正，说明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在此阶段既会促使处于较低养殖业收入组农户缩小养殖规模、减少养殖业收入，也会使得部分处于中高和极高养殖业收入组农户扩大养殖规模、增加养殖业收入。

此外，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在人均本地务工收入0.5-0.9分位的分位数回归中显著，其估计值均为正且随着分位数的提高而大幅增大，表明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即期可显著促进处于本地务工收入中等以上水平的农户（或具有不同技术技能）就近获得更多务工收入或机会。

在后续观测期，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在农户人均种植业收入0.3-0.8分位的分位数回归中显著，其估计值均为负，说明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后期会促使处于中间种植业收入组农户缩小种植规模、减少种植业收入。

另外，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在人均养殖业收入0.1、0.9分位的分位数回归中显著，但其估计值为一正一负，这意味着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后期虽能促使极低养殖业收入组农户缩小养殖规模、减少养殖业收入，但同时又会使得极高养殖业收入组农户扩大养殖规模、增加养殖业收入。

再者，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在人均本地务工收入0.9分位的分位数回归中通过显著性检验且估计值的方向为正，表明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后期仅对本地极高务工收入组农户的务工收入仍有明显提高作用，这部分农户可能是包工头或具有较高文化程度和技术技能水平。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主要结论1

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减贫方式虽具有一定“漏出效应”和“溢出效应”，但其包容性较强，可惠及绝大多数“轻度贫困户”和“中、小农户”。除“极贫户”（最低收入组）和部分“富户”（极高收入组）外，其间各收入组农户均能从中受益，且收入水平越高，相对受益愈大。非但如此，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此种减贫效果可持续性较强，无论即期效应抑或时滞效应均显著，且后者远大于前者。



主要结论2

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对农户主要生计活动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群体”和“时期”双重差异。第一，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即期可显著增加少数种植小户和大户的种植业收入，后期则会显著减少多数种植大户、中户和部分小户的种植业收入；第二，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即期会显著减少部分养殖小户的养殖业收入，同时可增加部分养殖大户的养殖业收入，后期情况相反；第三，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即期可显著增加务工大户和中户的本地务工收入，后期仅对部分务工大户的本地务工收入有正向作用。



政策建议

结合上述研究结论，相关政策建议有：

其一，建设多种扶贫载体，实现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扶“业”与扶“人”并举；

其二，超越以往增收或消费的单一扶贫方式，从收入、交通、就业、健康、社会融合、社会信任以及脆弱性等多个维度对农村社区内贫困人群进行更广范围、更深层次的多维立体扶贫；

其三，统筹兼顾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的扶贫精度、扶贫效益和扶贫成本，不可偏废其一；

其四，创新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的农户参与机制，聘请独立第三方监测、评估低收入农户参与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提高贫困农户参与广度和深度，落实贫困农户的扶贫主体地位，避免诸如签字盖章的“形式主义”。

谢谢！

